

狂妄行爲，對美國的生計充滿危險。」(註十二)願會聲明立志求下一代和平的尼克森先生三復斯言！ 六十年八月廿六日完稿

註一 Richard Nixon, *Six Crises*, P. 70

註二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Oct., 1967

註三 Theodore White, *The Mankings of the President*, 1968, *Excerpt*, *Life*, Aug. 4, 1969, P. 52

註四 Enigntew Brzezinski, *Substance and Style*, *Newsweek*, Aug. 9, 1971 P. 56

註五 The Speech Chou Read Before Kissinger Did,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 1971, PP. 46-47

註六 Chou Says Nixon Took Initiative, *Int'l Herald Tribune*, July 20, 1971 P. 1

註七 *Life*, April 30, 1971

註八 William Shannon, *The China Euphoria*, *Int'l Herald Tribune*, July 23, 1971

註九 James Reston, Nixon's "China" Trip, *Ditto*, July 19, 1971

註十 Chou Speaks Up for Nixon, *The Times*, London, July 29, 1971;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9, 1971, P. 22

註十一 Transcripts of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New York Times*, Aug. 5, 1971, P. 18M.

註十二 *Time*, *The Right Wing V. Nixon*, Aug. 16, 1971, P. 22

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的影響

羅石圃

一 尼克森企圖訪匪的背景

越南之戰，是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耗費最多的一場戰爭。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於今年七月十日公佈的研究統計報告數字：

(一)美軍軍費：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中期，已耗費一千一百九十七億美元。

(二)福利及撫卹金：為支付到一九七〇年底曾在越南服役的三百四十萬退役官兵福利金，以及陣亡將士遺屬撫卹金，在未來一百年期間，最低仍需支付六百億美元。

(三)美軍飛機損失：截至一九七二年三月，被毀的有翼飛機計共三千二百八十四架，直昇機四千三百一十八架，總值五十七億美元。

(四)經援：對越南、寮國、高棉的經援，共達卅五億美元。

(五)美軍傷亡：截至一九七一年二月，陣亡人數，為四萬四千六百一十

名，受傷人數，為二十九萬五千五百零六名；另有九千三百零五名美軍死亡，是出于「非戰爭性」原因——包括疾病與意外。(註一)

由此，可見越戰的延續，祇有加深金元王國的經濟危機，使納稅人負擔加重，兵員傷亡數字迭增，形成及齡青年千方百計逃避兵役，以致「反越戰」口號一經喊出，所有企圖避免征召的青年及減輕納稅負擔的商人，無不羣起響應，加上姑息主義者與討好選民的議員推波助瀾，更促使「反越戰」暴亂風起雲湧，使華府在忙于招架越南戰場共軍的攻擊而外，更須應付國內的反戰示威暴行。

民主黨是由于在越南戰不能勝，和又不成的情況下失去政權，尼克森是以光榮結束越戰自任而入主白宮，然而「越戰越化」政策的完成既需要相當時日，由蘇俄在幕後促成的巴黎和談又祇是空費唇舌，莫斯科既將阻撓和談的責任完全推到北平，以致美國反越戰份子在不待的情況下，認為祇有華府主動改善對匪關係，方可結束印支戰爭。尼克森明知這一場戰爭是由北平經河內加工輸出，但環顧國內情勢，既不能容許他採取當年杜勒斯所擬的東

南亞防衛戰略：「打擊侵略來源」（註二），便祇有企圖與北平「以談判代替對抗」。這是尼克森企圖訪問北平的國內背景。

二 北平「邀請」尼克森訪問的背景

「美帝」與「蘇修」，是北平政權進入六十年代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而「蘇修」的罪狀，又是因其墮落到與「美帝」沆瀣一氣而出賣兄弟國家黨派利益更屬罪大惡極！這是北平每當聲援印支各國共黨驅逐美軍時必然連帶痛罵蘇俄的用語。然而它何以又企圖與「美帝」進行它以往所痛罵「蘇修」的沆瀣交易？也正是由於印支戰爭的局勢如不以改變，縱使美軍被迫撤退，東南亞各國均已建立赤色政權，它所控制的大陸也在蘇俄勢力的南北箝制之中。

誠然，越戰是由北平製造經由河內加工所輸出，但得到利益的不是製造戰爭的北平，乃是反對武裝暴力路線的莫斯科——乘越戰的機會已使其勢力迅速伸展到東南亞地區的鐵幕內外。北平與莫斯科的「和平」與「武鬥」路線爭執，雖到六十年代初期始發生明爭；但早在越南結束抗法戰爭時即已開始暗鬥，所爭的焦點也就在東南亞地區。當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剛告結束，莫斯科與北平都同時舉行對當前世局的檢討而有着相反的結論：蘇俄認為由於核武器的發展，使用戰爭手段以「解放」世界，其結果將是玉石俱焚，並指出日內瓦會議所以能使北越政權建立，乃由於它在會議席上向「帝國主義」以舌劍唇槍所爭到的果實，不僅使越共得到在戰場所無法獲得的勝利，也使共匪解脫了戰爭的負荷。所以今後要通過和平過渡路線以求得整個世界的「解放」。北平則認為日內瓦會議的成就，是由它支援越南人民戰爭的結果，因此指出要再以戰爭來求得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解放」。（註三）

這兩項不同的結論，顯示了雙方對此一地區具有針鋒相對的企圖。蘇俄與北越交通不便，人文關係疏遠，對支援它以戰爭手段統一印支三邦，遠不如共匪近水樓台，人文關係密切。不僅物資補給可以朝發夕至，其兵員的介入，亦可魚目混珠。所以戰爭的繼續，祇有使共匪的勢力在東南亞地區日益擴張，北越的和平建設及各國共黨和平奪權，則可以使它們對蘇俄的倚賴較多而加強其控制力量。這就是匪俄和戰爭執的基本原因。到一九五五年由北平導演的萬隆會議，蘇俄被擠于亞洲國家以外（註四），祇許以貴賓身份參

加，這是北平已經視東南亞地區為禁脔，不許蘇俄插手的開始。

一九六一年，寮共發動戰爭，這是共匪武鬥路線的開始實施。二次日內瓦會議使寮國停戰而成立永珍聯合政府，又是美蘇開始聯合對共匪圍堵，也是莫斯科和平路線的示範。但曾幾何時，越戰再起，由胡志明與劉少奇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持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註五），顯示北越已一面倒向北平，甘心為其加工輸出戰爭。所以蘇俄在黑魯雪夫當政時代，不僅對越戰不曾支援，且暗中鼓勵美方打擊戰爭的來源——共匪。誰知柯錫金上台以後，由援助北越而平分對河內及其附庸的領導權，再以斡旋和談而贏得華府與永珍的友誼，更針對東南亞各國由美方圖以和談結束越戰而忱于華府的不可恃以禦匪，立即施展貿易外交攻勢，使此一地區各國大都採取聯俄拒匪的外交路線，其態勢已將大陸置於其包圍之中。

（一）印尼和緬甸一向是北平用以排除西方勢力，且在萬隆會議攢蘇俄于門外的忠實夥伴，又利用與兩國政府的親暱關係而支援其共黨發展，使它們逐漸增強對北平的效忠意志，此種兩面外交，喫裏排外的手法，已使西方與蘇俄在此一地區都無法與它爭鋒。但自雅加達發生「九卅」政變，仰光爆發羣衆反匪事件後，印緬都與它中止凍結外交關係，而蘇俄勢力已乘它在裏入越戰的機會迅速楔入。

（二）星、馬自英國宣佈放棄遠東防務，美國參加巴黎和談，亦立即與蘇俄建交。軍援大馬既正在吉隆坡談判，且星加坡已成爲其海軍補給站，李光耀並聲稱引入蘇俄勢力，可以使匪、日力量平衡。

（三）曼谷及永珍已與莫斯科訂結航空及貿易協定，非俄亦早在進行貿易外交談判。高棉自推翻施亞努事件發生後，北平已與金邊斷交，蘇俄則仍與新政府保持外交關係。

（四）對河內及其附庸由蘇俄軍經援數字逐年增高，其影響力已漸有壓倒趨勢（註六）。

環顧整個東南亞鐵幕內外蘇俄勢力的擴張，已使北平感到它所策動的反美即所以排俄的越戰，其結果反被蘇俄所乘，如不改變戰局，則無異自掘陷阱。這是它邀請尼克森訪問的背景，但又並非如華府所期望的，謀求結束印支戰爭而使東南亞地區得到安定和平。

三 北平的意圖與蘇俄的反擊

北平有不能不設法改變印支戰局以制止蘇俄勢力在東南亞擴張，但又有無法停止輸出戰爭的苦衷，否則蘇俄便可利用北越援助各國共黨武裝而奪取其領導權。去年一月，寮北的戰火重燃，北越及寮共部隊挾俄援新武器一舉攻下瓦瓶平原逼暹皇都，便是由于匪美重開華沙談判，蘇俄轉而利用北越支援寮共發動戰爭的實例。使北平如果對美主和，則北越及其附庸均將倒向克宮而繼續作戰，以致共匪不得不追隨蘇俄重彈支援寮共抗美作戰到底的舊調，接着又停止華沙會談。此即不難想見北平對此一地區輸出戰爭，已形成欲罷不能之勢。

共匪的如意算盤：是由談判導致美軍撤退，然後改變戰爭形態——使以政治戰為主體的游擊戰爭無須倚賴蘇俄新武器的支援，河內及各國共黨武裝在它人力物力的就近支援下都可疏俄親匪，而各國政府亦由于其「和平共存」的保證而建交，不必再倚靠莫斯科以對它防禦，再以政治價格大量購買各國產品及予以經技援助，使當年緬甸和印尼與它的親暱情勢，重現于所有東南亞國家，以達成它排俄驅美的雙重目的，而各國自由政府也在它笑臉攻勢下逐漸變色而成為其附庸。

從澳洲工黨領袖惠特蘭于訪問大陸後透露周恩來的談話：「不反對重開日內瓦會議，但不能過份由歐洲國家操縱」。並舉出執行決議案的組織都有重歐輕亞的偏向。例如：

(一)由英、蘇任會議聯合主席。

(二)國際監督停火委員會的委員，乃由波蘭、加拿大、印度三國代表組成。(註七)

因此，他認為新的日內瓦會議，須更富于亞洲色彩。很顯然，共匪可以同意重開新的日內瓦會議以暫時停息印支的軍事戰爭，將重心轉移為政治作戰，俾美軍可以在比較體面的情況下全部撤退，它可以和平姿態向東南亞各國展開貿易外交攻勢，使各國在無須對它防禦意識下而疏遠莫斯科。如果執行決議案的會議及監委會都能由它操縱，再經由河內支援各國共黨進行游擊戰，誰能指出這是由它發動的國際侵略戰爭？

可是蘇俄得以插手印支事務，主要的還是憑藉日內瓦會議主席的身份，

加上由其附庸——波蘭參加的停火監督委員會。周恩來既明白指出新的日內瓦會議將排除它與波蘭的原有地位，它自然不能同意此種局面的出現。繼河內與越共一再表示它們不會接受尼克森訪問北平的任何和平協定，蘇俄亦正面警告北平不得和尼克森作有關越南的暗盤交易。(註八)由北平始則透露雖拒開新日內瓦會議，但主張召開另一國際會議以解決印支問題(註九)；繼而由周恩來否認惠特蘭所透露他的談話，並聲言斷不以任何方式調停越戰(註十)，可見這都是受了蘇俄聯合河內及印支三邦共黨對它所施的壓力乃不得不出爾反爾。

澳洲工黨領袖惠特蘭沒有憑空捏造周恩來談話的理由，何況七月二十日北平「人民日報」的社論亦明白指出日內瓦協定對越南人的好處，並宣稱它承認越南、高棉和寮國的主權、獨立、統一及領土完整，保證不干涉它們的內政，其贊同重開新的日內瓦會議態度已洋溢于字裏行間。不過此項國際會議的重開，如果作為聯合主席之一的蘇俄不同意召集，北平與華府雖然同意亦屬枉然，另開國際會議以解決印支問題，又不能不有當事者的北越應允出席。河內與蘇俄的態度既已一致，這就是周恩來不得不否認他對惠特蘭談話的原因。

已有跡象顯示由于尼克森訪匪的消息發佈後，匪俄雙方在河內的鬥爭益形激烈。莫斯科增加對河內的額外無償軍援(註十一)，表示克宮決定支援它棄和從戰。周恩來聲明不以任何方式調停越戰，仍舊支持其抗美戰爭到底。這當然是由于它在籠絡美國即將失去北越及其附庸的利害輕重權衡下，斷不能使它的印支夥伴倒向蘇俄，祇有繼續支援它們進行抗美戰爭。所以尼克森訪匪消息的傳播，反而促成印支戰局由匪俄雙方加強支援將更加激烈。

四 藉機爭取緬、馬

不過北平早已針對華府與它緩和關係的企圖，擬訂了一連串的向東南亞各國展開貿易外交攻勢的計劃。馬來西亞和緬甸便是它此項計劃實施的兩大重點。

自鎮鑰南洋關鍵三洲的印尼，由親共的蘇卡諾被推翻而成立堅決反共的新政府以後，匪俄雙方都企圖爭取馬來西亞以代替當年在印尼的地位。就關

係來說：共匪早在它建黨的初期便已成立「南洋共黨」組織于星馬（註十二），在佔全馬居民大多數的華人社會中它早已遍佈爪牙，加上另有它直接領導的馬共武裝及設在北平的馬共傀儡組織，照理，蘇俄是無法和它在馬馬爭鋒的。但也因此造成了大馬當軸對它的戒慎恐懼，以至連直接貿易往來亦在所不許，使蘇俄得以針對着大馬當軸的懼匪心理而捷足先登。

一九六八年，正當英國宣佈即將放棄遠東防線，美國將越戰付于巴黎和談，星馬都感到美英不可恃，北平又不斷叫囂支援馬共及東南亞各國共黨武鬥的時候，莫斯科即很輕易地得與星馬建交。這一方面是由于蘇俄以協助大馬防禦共匪侵略為己任，他方面又以政治價格購買大馬滯銷的樹膠及其他產品。樹膠是大馬的經濟命脈，不僅是政府的主要財源，全馬居民十之六七其生活都與膠價的起落息息相關。一旦樹膠與人造合成膠在世界市場競爭中滯銷，由膠農破產而引起大量的工人失業，這是大馬政府視為安危所繫的嚴重問題。蘇俄作為購買馬膠的大主顧，自然是促成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日益親暱的主因。

當然，北平也早就向馬政府展開過膠膠的貿易攻勢。在一九六八年年底，由其駐港貿易機關負責人透過大馬某國會議員向拉曼表示：如果馬政府准許在吉隆坡設立偽「中國銀行」，馬膠可以由其全部購買。但當時的大馬國務總理拉曼祇一笑置之（註十三）。何以致此？這從他在國會答覆質詢時所稱：「讓北平在馬設立機構，祇有便利其指揮顛覆的特務活動」（註十四）。再從他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

「據香港星報六月十七日報導，新加坡「中國銀行」不能平衡其流動資金，原因是要付出大量款項，以支援在星馬製造糾紛。有證據顯示，這筆款項係給予吉蘭丹的工作人員，以支援「泛馬回教黨競選」。』

試想大馬政府如讓北平在吉隆坡設有銀行，馬共份子在其就近的經濟支援下，大馬社會安有寧日？無怪大馬在拉曼主政期間，其不與共匪交往的政策，堅定得不為任何內外壓力所動搖。然而一直作為他副手且情如父子的拉薩克繼任後，何以企圖與北平修好？其實這完全是由于共匪以貿易為鈞餌，在它潛伏于大馬爪牙的策動下，使馬人憧憬于開拓大陸樹膠市場的遠景美麗，給予政府的壓力隨美匪關係的改善姿態而日益加重，以致不得不走近北平

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的影響

所安排的陷阱。到尼克森宣佈明年訪問大陸的消息傳佈，拉薩克更是身不由己，唯有聽任北平及熱中于與匪貿易的馬人擺佈。

五 大馬已入貿易圈套

一九六九年五月馬來西亞大選，執政黨的得票數字普遍下降——尤其是執政聯盟黨三大支柱之一的馬華公會所擁有的選民，大多轉而支持其他傾向北平的黨派，使該會喪失了很多議席而拒絕入閣，接着發生華巫兩族流血衝突，這在拉曼所發表的回憶錄 *The May 13 Tragedy*，已明白指出是北平所策動。而設在大陸的馬共廣播電台，更不斷煽動馬人推翻吉隆坡政府，共匪亦公開聲稱支援馬共「武鬥」，在泰馬及印（尼）馬邊區的馬共武裝，迅即擴展叛亂。

當時大馬一般都認為這是北平對大馬政府堅持拒絕和它往來的報復，且因俄馬關係日益親暱更增加了它的仇視。拉薩克在此種情形下接管大馬政權，如何緩和和馬匪關係以期減少北平的敵意？既為新政府面臨的主要課題；何況大馬經濟命脈的樹膠滯銷，一般膠業有關人士都認為以大陸為主要市場的東膠因戰事而無法供應後，馬膠正可爭取大陸市場以填補其空額，在親北平的反對黨人鼓動下，迅即形成了一股爭取大陸樹膠市場的熱潮。

拉薩克就任後，立即聲稱願與北平改善關係，但附有北平須保證印支以至整個東南亞和平中立，及不對大馬仇視，不干涉內政兩大前提。其實這項言論是對內的作用多于對外。他明知北平不會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戰爭，更不可能不支援馬共叛亂，所以這些前提，正好作為他堵塞反對黨議員要求與北平貿易的口實。誰知北平並不放過將計就計的機會，去年年底即與馬方開始貿易談判，但由于要求馬方在北平設立貿易機構，使馬政府意識到這是它企圖在吉隆坡設同等機構的先聲，迅即將談判中止。（註十五）可見拉薩克不敢引狼入室的本意並不亞于拉曼。

可是北平對大馬的笑臉攻勢斷不因貿易談判中止而有所改變，且一步步的加緊籠絡。一月間，以廿萬美元的救濟品贈予大馬賑濟水災災民，接着又由大馬左傾華人團體出面，邀請共匪設在香港的電影機構所屬影人組成「銀星歌舞團」到馬表演，亦以救濟水災為名。由馬政府禁止刊登該團表演節目的廣告，可見其煽動華人左傾的狂熱程度，已使馬政府認為無法容忍（註

十六)，自更不敢與大陸開直接貿易的關係。但在美國兵隊員訪問大陸的同時，設在大陸的馬共廣播電台既已改變一向攻擊馬政府的態度，而大馬商團的有力份子——尤其是樹膠業者，都紛紛接到北平參觀廣州商展的邀請書，立即形成了吉隆坡一股爭取大陸樹膠市場的熱潮，使馬政府無法加以遏阻。（註十七）

大馬親匪黨派及熱中于馬匪貿易的人，都指出北平既已邀請美國兵隊員訪問，這是表示願意保證東南亞和平中立，其廣播中的友善態度，加上捐款救災及邀請參觀商展，更是對大馬友好的表示，正說明北平如何尊重拉薩克的意見將改變對大馬及整個東南亞國家的態度，大馬的地位，也因此提高，自然沒有拒絕邀請的理由。馬政府便是如此無法自主地批准受邀者組團訪問大陸。由拉薩克在該團出發前，一則說：貿易須與政治分開，再則說：大陸貨品大量輸入，將影響大馬本身工業發展。這無異告誡他們：到達匪區後，祇許談論貿易，不得涉及政治，且貿易額亦須有其限度，斷不可祇求馬膠的銷售額提高，須顧及匪貨輸馬影響本國工業的成長。其不得不聽任馬商組團訪問大陸的苦衷，由此可見。（註十八）

大馬貿易團抵達廣州後，處處都被安排在其他各國代表之上，到達北平，又得到了周恩來的親自招待暢談，所應允的購買馬膠額，更超出馬方的預期。當該團全體人員得意而回到吉隆坡時，共匪派遣談判購買馬膠政府團膠的代表即追跡而來，使拉薩克沒有考慮與拒絕的餘地。使共匪購買馬膠政府全部團膠的協定，亦以空前迅速的步伐而訂立。至于雙方長期直接貿易談判的另一代表團訪馬，馬政府一直稽延並未批准大馬商聯會所擬發的邀請書，同時藉叻州發現馬共營地及共匪支援的證據而擴大宣傳，以示對匪貿易是引狼入室，可能是爲了沖淡馬人對匪貿易的熱潮。（註十九）

但當匪美雙方同時宣佈尼克森將于明年五月前訪匪的消息傳出時，馬政府已再無法遏阻對共匪談判馬匪貿易代表團的邀請，至七月下旬，已將邀請書發出，匪方的談判代表，亦于八月廿二日抵達吉隆坡。如果大家不否認匪馬貿易是北平所安排的陷阱，尼克森訪匪消息的傳播，便無異是對止步在陷阱邊緣的拉薩克鼓勵其墜入深坑。這是整個東南亞的悲哀。

六 謀與緬甸重拾舊歡

緬甸，是東南亞國家最先承認北平政權，也是北平對它強調「和平共存」、「互不干涉內政」最多也最親暱的夥伴。可是北平一方面鼓勵尼溫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將它對大陸的殘酷統治在緬甸翻版以激起民族叛亂，俾與緬共武裝合流；另一方面以斡旋緬政府與緬共武裝和談自任，將它豢養的緬共送回仰光破壞和談，藉機進入緬共基地，整肅所有主張和平份子，使「北京派」嚴密控制緬共武裝而聽命于共匪以進行「武鬥」。（註廿）

一九六七年仰光爆發羣衆反匪事件，搗毀偽使館，刺死共匪援緬專家，這是緬共親俄派掌握了緬人仇匪心理而煽動的暴亂。緬共本有和平與武裝兩派，前者是合法的政黨致力於羣衆組織，後者是被稱爲叛軍而有其武裝基地。當尼溫政府解散緬甸所有政黨以組成社會主義路線黨時，適值匪俄分裂，領導非武裝緬共的劉派匪幹暗中轉向蘇俄加入路線黨，使匪緬關係由仰光爆發羣衆反匪暴亂而化友爲敵。從此共匪公開指揮緬共武裝叛亂，蘇俄則協助仰光政府策動緬共武裝幹部紛紛投誠，以致緬共老巢不守，共曾德欽被刺殞命。

至一九六九年，共匪以其在大陸豢養的緬共武裝，及被誘赴雲南接受訓練裝備的緬甸民族叛軍進攻緬北，匪緬關係的惡化已達高潮，俄匪在緬甸的對立形勢益加尖銳。很顯然，共匪如果再向仰光進逼一步，蘇俄早就有意給予的軍經援助，尼溫便不能不予接受。尤其是仰光已搜集了共匪邊防部隊護送其豢養的緬共與民族叛軍入緬作戰證據，準備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註廿一）。這都是它不得不以制止緬北叛亂于去年交換仰光復交的原因。可是一年以來，仰光政府仍是對它戒慎恐懼，在關係上遠不如蘇俄。

北平早就企圖恢復當年與緬甸的親暱關係，惟尼溫一再藉健康不佳而婉謝其邀請，北平的要員自亦無法重到仰光。至尼克森擬定訪問北平的消息傳出，仰光政府認爲共匪頗有重開日內瓦會議保證東南亞中立的意圖，所以尼溫也接受了邀請，于八月八日抵達北平，作了爲期五天的訪問。雖然雙方並未發表聯合公報，但一般預料對一九六〇年共匪援緬的三千萬鎊用于雙方同意的在緬建設，規定十年後分期償還，其已完成的，可以延期償還，未完成的，繼續完成。所以共匪的專家們不久又將湧入緬甸，緬共武裝將再度暫息旗鼓。

七 結論

北平要恢復對緬甸的關係，是向東南亞國家示範，也必須如此，方可排除臥榻之側的蘇俄勢力，爭取掌握羣運的非武裝緬共再由蘇俄懷抱轉向于它，同時在南面除巴基斯坦而外，再打開一條出路。

至于它爭取馬來西亞，則可以藉此立足點進窺印尼、星、泰，更可以挑撥馬非關係，使非南回教叛亂演變為宗教與民族戰爭而得到沙巴的支助。因此，當尼克森將訪緬的消息傳出後，馬來西亞首先掀起改善對匪關係的熱潮，在東南亞各國都一致惶惑的情況下，菲律賓主張召開國際高層會議，以便商討同一的步調，其用意便在于擔心鄰邦因此進入北平的圈套而危害所有東南亞國家。

當然，星加坡對大馬的熱中與匪貿易更加憂心忡忡，李光耀既聲言星加坡無須如某些鄰邦對北平披肝瀝胆，且于尼克森訪匪消息發佈後，已讓蘇俄軍艦首次停泊星加坡（註廿二），這祇是匪俄對星馬的爭奪。在印尼，正當北平乘改善對美關係姿態透過羅馬尼亞向馬力克外長要求消除敵視時，蘇俄已于七月廿三日與印尼簽署一項軍事經濟協定（註廿三），以致印尼對北平的笑臉攻勢無動于衷，且聲稱不贊同尼克森訪匪的決定。（註廿四）

西貢和河內既都反對美匪為越戰和平的場外交易，共匪縱使願意暫緩向東南亞輸出戰爭，各國共黨武裝祇須轉向蘇俄仍可繼續作戰，尼克森北平之行對越局有何補益？祇有供北平利用作為和平烟幕向東南亞各國展開笑臉攻勢，使美國的盟友不親匪即投向蘇俄，東南亞的戰禍更因匪俄鬥爭的短兵相接而益加複雜混亂激烈。無論誰勝誰負？此一地區都將同樣被埋葬于紅流，不知尼克森主義的意義究竟何在？

註(一) 見本年七月廿六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註(11) Ibid P. 936. 杜勒斯為東南亞公約組織在國會的證詞。

註(12)(13)(14)(15)(16) 請參閱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匪俄在東南亞競爭」。

註(17) 請參閱本刊九卷九期拙著「北越擴大印支戰爭的新估價。」

註(18) 參見七月十五日南洋商報刊載香港十四日合衆電。

註(19) 七月卅日合衆社倫敦電引述蘇俄駐英大使館所發行之「蘇俄新聞」刊物。

註(九) 合衆社倫敦八月四日電。

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的影響

註(十) 八月十日紐約時報刊載周恩來對該社副社長列斯頓談話。

註(11) 見美聯社莫斯科八月十七日電。

註(12) 見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一日出版之「日本世界週報」見憲太郎所著「購買橡膠以圖接近」一文。

註(13) 請參閱本刊十卷二期拙著「馬來西亞新政府外交動向」一文。

註(14)(15) 請參閱本刊十卷二期拙著「馬來西亞新政府外交動向」一文。

註(16)(17)(18)(19) 請參閱本刊十卷十期拙著「匪美關係緩和聲中之東南亞局勢」一文。

註(20) 見「德欽丹吞末日」一書，本所中文譯本。

註(21)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日報刊載魯居士仰光航訊。

註(22) 合衆社星加坡七月十六日電。

註(23) 見七月廿四日華僑日報以「蘇俄與中共爭取印尼展開外交戰」為題之社論。

註(24) 雅加達八月十一日法新社電。

國際關係研究出版社

德欽丹吞的末日

「德欽丹吞的末日」一書，原由緬甸緬甸文撰寫，是五位緬甸資深幹部逃離魔掌後集體的創作。緬甸共黨在何如共緬述紀。作創體集的後掌魔離逃難均，的于帽己異上扣被硬或心貳生稍或制宰共中受全完甘不凡，共中對，實事淚血個整的死一免難終亦吞丹欽德偏傀心忠其連，戮屠。白剖的料資手一第作酷殘及謀陰的

定價新台幣一百元 頁六三三